

四
書
約
說

四書題說

與公孫肇與著

其庶全

回如何能庶只是聰明淡穆一切都捐故非以屢空
爲庶亦非以屢空証庶不受命而值殖病正在億得
力亦在億故復拈出屢中則字直是合下點化以賜
印回不以回形賜若一步較量語便碍陶鑄丹頭矣
以進事君

須說在引君當道方合當日情事正已物正方是以

字本領印合下句意已有了又須宛轉點撥大字謂字有上句却不帶上句乃語語个中矣

○ 如其禮樂二句

要說得非禮樂不成足民又要說得俟君子非說已未能所謂言讓而神已性矣方是言志真神冉子正不以富字罷手者

禮樂不可致而可俟俟所以養其候若諉之君子便直是去禮樂了豈非曠哉

克己復禮節

只擒定克己二字復禮爲仁俱在一日由己正見仁無餘蘊無難事意須得指點形容語氣乃肖神脉若涉攀深艱澁一語便入此題漆室矣

克己復禮爲仁

克己非克私正克私所從出者照下視聽等自見所謂板木塞源工夫故復禮爲仁一齊俱到須說得直截了當便章脉全現筆筆題神矣

非禮勿視四句

須是勿視等住脚方是克己若非禮住脚則直是克

私又須拈一日拈歸仁拈出已擊虛導竅處吸應爲是若實發克字便是對卡了漢非爲請目者語矣

使民如承大祭

承大祭正兢業真象非以承祭盡爲仁亦非以使民盡承祭庶上下真精遍現又須以爲仁見使民不以使民見爲仁竝本題全神胥出矣

足食節

先食繼兵施爲次第已自片然信則有何証據故須民信方爲信民語氣位置則落全章精神已現爲政

全局並現矣

足食足兵正所以信民故民信直恁渾成非信則食
兵亦小補偏伯正不得爲足耳

百姓足二句

百姓何以足要實拈徹字君所以無不足要實拈與
字方見鑿鑿可行若只在一體上說正不足爲哀公
語耳

主忠信徙義

須要說着宗字意德之不變不化爲忠信德之萬變

萬化爲義能主能徙直是忠信不使爲迂就義不使爲馳驚本地上工夫正自所向無上若謂忠信以徙義與徙義以完忠信俱非

行之以忠

行乃政之由內及外出身加民正恐作用勝處德性便少故須本天德爲王道若說似沾沾盡已語則政字生面全失矣

君子成人之美

美須要成時勢識力人多不能無待惟君子爲能成

之要發出萬物一體心腸更要發出參贊造化作用
乃爲得之

君子之德風

須要拈着德字便全體通透善從欲出是爲德善從
子之欲出是爲君子之德是德便不但是有道所謂
精神心術潛行沁灌于民心而不使覺故曰風非以
風喻德正以德見風也

子張問士全

說達要字字打入裏來說開要字字出向外去須于

前段伏吸應神脉于後段傾辨駁精神斯得之矣。

夫達也者節

曰質曰好曰觀察感層層返入關然精微處方是達者故邦家之達直以在者必之須處處點撥夫達也者四字始爲指點辨駁神脉若呆發一語便非

質直而好義

直卽生直直字義卽民義義字質與好俱在精神隱微處說方剔清世法及好高兩路又須語語研深不研深不足肖本節又須語語吸應不吸應不足傳意

原此題所以難也。

君子以文二句

直是魯子及約工夫要發兩以字主張全在我非發
博以渴心循人而忘己者若作取友便非

上好祖六句

要說禮等大處字字與稼圃相映若說好等神處便
非又須拈上字見好禮等則上莫不敬等則民實在
經綸正以隱居爲求志非以分位分上下也方打得
小人二字着

庶矣哉全

庶哉一嘆當教俱在兩之字直是有加無已真象要
並既字又字模寫持世愛民精神若填實教養及拈
定衛事俱非

近者悅節

無不悅便是悅近無不來便是來遠須語語說政非
語語說悅來乃是實地指點不然安有問政第告以
悅來見政乎

居處恭三句

各句要點映仁字又須以仁爲恭敬忠非以恭敬忠爲仁是以處必有居事必有執人必有與總皆一仁流注而恭等因應念安頓耳

行己有耻

有耻不必可耻只是愧怍一念生平總無了期故他人只是已行惟士乃爲行己所謂不失本來一毫只在行上鋪張耻上刻畫俱非

君子和而不同

直是說性宗非關世法所爲本領作用俱在是以元

氣流行意氣自不得與須拈發君子字始爲本題抉
微不但爲下語對針耳

切切句

語語要說到養上方是如字方是士又須以一如總
切切等非以切切等拈如字所謂養到神流若實發
一語及逐件分點去如字千里矣

君子上達

上達直是終身無止足時所謂上無盡達亦無盡若
達上已在君子內須拈有君子二字便語語透宗知

夫子欲寡句

欲何時已寡何時盡未能何時可能又復拈在過上所謂無大過是吾憂真精神逼真傳出矣

君子道者全

實說所以無能便非多着贊聖語亦非直須冷冷閒閒夫子恍不覺自道子貢並不指出夫子所以自道弟子無能上取解取法正足寫照耳

不逆詐飾

所謂物來自鑑非以我鑑物須發出不以逆億開天

下之詐不信又以先覺化天下之詐不信賢字便了
了矣。

莫我知全

只要拈得爲字聖學無非平常所謂我無可知非人
不知我乃是莫字是以知我其天直是可獨喻不可
喻人若拈作玄穆語便非

修己以安百姓

須照上如斯作盡頭語又照下猶病作不盡頭語乃
是以敬真神若直作修己以安百姓何難

修己第拈着敬字以安便自了了。故安處正不得着
老實語也

賜也女以全

一貫貫个甚的正是多學但從一貫爲多學便無非
一貫蓋以一貫示賜非抹殺多學只須女以二字逗
出然非機語一貫已立地打通矣

言忠敬二句

直須將信敬打入忠篤方是子張對症是以參前倚
衡直是忠篤真象若泛泛說信敬終未入通章腠裏

耳

立則見其飾

要知是心中境。非境中心。又須是參倚真精。不以立與在或漏。非以立與在見參倚也。如是乃爲忠篤。乃爲可行。正不欲易言信敬耳。

事其大夫二句

賢與仁皆是爲仁。而所以事友正爲仁。先資又須發精神。研入處。乃是所以利固。非卽以大夫士爲器也。

行夏之時四句

直是陶鑄三代躋世子皇虞意行夏時而所以爲夏
俱在乘殷輅服周冕而所以爲殷周俱在功德至此
超越千古故非韶舞不足象之須則字活現逐句精
神全現矣

君子義以節

要以君子該義禮等非以義禮等該君子是以君子
哉二字學問本領俱現須說到有關係處方爲題神
題面若精義及純備意則索然矣

君子不以言二句

兩兩關說關生精神自在若欲重用言反令題面側小是以題還題原有必不可那動者此類是也

君子不可小知句

君子正在德性上做工夫不在伎倆上做作用故小知反碍于君子。大愛有造于天下。是以爲不可第拈君子透。則無語不透矣。

友直三句

直諒多聞故在也何以友何以能友直是實實取益故下第曰益矣

是以我友直等。非以直等爲我友。字語位置正不得。
誤認。

樂節禮樂二句

樂直是心精沁入處。樂節等二句。節等遂爲我有須。遍
真寫益字光景。乃爲得之。若倒拈及虛發。俱非。

樂節禮樂

節禮樂勿說似禮樂之節。樂節更勿說似節禮樂爲
樂方是同節同和。而必易必簡。俱在此。益字已全吸
出。

多貪說禮樂。忘却樂字。便非。蓋本題是論樂。非論禮樂也。

君子有三畏

須從君子二字想出。方與小人對針。又須是畏不是。敬畏。直照下知字。正提醒良知處。知醒便隨時隨物。無往不足。警心矣。

視思二句

聰明皆從心發。竅此心常醒。常覺到視听處。自提天。則若一心以爲視聽。又一心以爲聰明。君子以如此。

況所惡者更多乎

行義以達其道

要發得行義。原不是出字。以達其道。便透然實拈。引語虛說。得題而須虛虛實實。照上顧下。是性能者從之。

性相近節

非以善惡渾同爲近。乃以彼此不殊爲相近。非以善惡既判爲遠。乃以幾希初分爲相遠。故性正于習中。指出習仍以性爲衡量。兩兩吸應。非兩兩間說。若分

拈便非。

君子學道句

質發本題不難。虛剔本題亦不難。第要說絃歌如何。是學道。學道何以能愛人。逼真是假之言。更逼真是假之言。是斯乃無上妙諦矣。

敏則二句

須要像爲仁語意。須說利有功使人方是行。天下須頓出兩則字方是能行。若質發題而便非。

詩可以興六句

全要發出學字妙用。各可以及。邈之等。直是無方受益。隨觸皆真。若以某詩配某等。直是誦詩。正不足爲學詩矣。

吾非斯人句

與直是吉凶同患。無限幹旋。須實實發。易字方是所謂。非但人不能避。吾誠有必不可避者。若虛說一體。及共是世界意。俱非。

無求備句

國家事何可不備。爲國家事何可不求備。但求備一

人匪惟候人直候事周公所以善成事也

傳學節

學問志思何物博篤切近何心仁在其中候不說自透若跌過上段更何處覓仁所以爲文多令人悶只緣多發末句耳

君子學句

只要拈學字重志不分而道在我若以學致道道亦分心故打着居肆出學以便出所謂道可致不可求正非個中意耳

舜亦以命禹

要拈出亦字精神見惟精惟一人心道心說話仍是曆數執中數語尤須覷着四海困窮意方闡盡通章神脉

寬則得衆節

要說得是治道不是治法只在寬信等別發得衆等便自了了又須說似從上拈出非從上推原渾成現前是爲得之

欲仁而得仁

欲在仁得亦在仁原着不得貪字。須語語是為政。不似學問語方是。又須關合尊字美字意乃盡。

君子無眾三句

須要拈得是無字方是泰字。若似兢業語氣。顧不驕意。反失泰字生面矣。是以此題印合掩映處正難也。

未有仁二句

未有正自然不容過處。要說出言利且不得為親何止。遺親不得為君何止。後君語語打照交征國危景象。乃合語脉。若正拈去利懷仁利以相接便非。

故推恩足以保四海

推恩與推心不同正恩及禽獸恩字須滿發足以乃應盡運掌及不爲仁術等意又須領故字見恩從斯心來仍是是心足以王則一絲不漏矣

保四海直是保民若泛拈保字便非

獨樂樂節

各與字要發所謂人不能與惟王能與正甚字真精神處非以人衆爲甚也各曰不若王心各有個甚字在正不患不好樂甚耳

與民同之

要在圖上說要不在圖上說須寫出王仁無外王民
皞皞五景象若拈定錫堯等一語便滯

樂天者保天下

上天生民無非使之相生相養樂天直是萬物一體
真念容保天下又何待言須要印合交鄰乃是者字
神脉

文王一怒句

文王河脅安天下要發出一怒而天下之爲帝者俱

爲阮者安又須像今一怒怒可一不可再再則嗜殺
人矣未嘗抹殺切勇正未嘗導以好殺乃爲得之

春省耕二句

要說出先王遊觀除却巡述止有春秋各省又須說
臨時補助非臨時湊辦所爲三年九年早有王政在
特于觀時一快施之耳庶題情題理俱盡矣

如此然後句

如此六字要字字照如不得已直是必能慎所尊而
後可爲民所尊慎所親而後可爲民所親以父母字

換國君字愈痛切愈悚惕矣正不得草草

孔子曰德節

流行湏印合飢渴意發孔子曰三字正不得撇過直是時勢齊人能言孔子則言德孔子豈不知百里難與百年難治而置郵說話若爲今時道耳

故事半占二句

事半功倍直湏在時勢上發方領得故字方是古人何可當齊王及于止非無因謂恐碍下句者正未知下句說惟字不說時字意耳

孟施舍之守節

只一自反夫子大勇在此孟子知言養氣俱在此所謂約而該乃是守約舍所守者直氣耳又不如逼真願學意方擒得有道字著

我善養句

無恭已是善養克體亦卽浩然湏從我與吾字拈出拍點神脉若實著一語便碍上下語意矣

其爲氣也至大節

明說浩然難言其爲氣正以養言之也以直養直是

是勤心力

伸說其爲氣意觀下節是字自見塞天地正剛大本體須要像塞字充滿天地原未嘗一毫走散乃是不動心真象

配義與道

配者要說得義與道皆從浩然做出所謂利害震撼處訖然自立方令不動神脉方是長處又須見從養出更不失難言語意

是集義所生者

生字要發的是自然充塞正與強制不同集者自反

而義畢灑于上關善養于下關不慊于心又須拈着是字者字意乃是我字長字生面也

必有事四句

勿忘卽有事勿助長卽勿正只爲拈出心字有事勿正卽集義只爲拈出必字須說得集外無養又說得一了百當斯必字也字神脉逼真傳出

乃所願句

學孔子正是有道所願正是不動心乃字則字須得踴躍滿志意伯夷伊尹爲孔子借照腳相伯王愈爲

願學中影現耳

見其禮四句

語語是說百王可知要語語是說孔子不可知既極形容又合神脉若實括百王直是評騰禮樂了何意如七十子節

總是引証湏得先孔子後武王乃是王不待大真脉又湏說出服至于思民情極真德人于思王道極粹並以德行仁之真神俱傳矣

及是時明其政刑

指出政刑正要印合仁字明直是無虐政無濫刑及
字更要得急不能待意乃畫出仁字迫切精神處

以不忍人三句

要提得心字力方以字行字本領作用俱在于上直
是先王于下直是擴充可運掌上便一語通透矣

夫仁天之二句

須上顧不傷人下顧為人役仁正天所以令人相生
相養莫之或傷者所謂善之長故為尊爵命之立故
為安宅蓋天尊而人不能賤人安而共遊于無傷也

學語 卷一
若泛拈爵與宅意便非

善與人同

取人成己是爲由禹善與人同乃爲大舜直要拈着
有字意故從人取人正與由禹無異只舍己則所謂
善與人同耳

故君子莫大句

正合天下于一己非推一己于天下方是莫大字方
照有字直在性體渾同處說是以曰與人爲善正不
得說人與爲善也

天時不如節

人和正所以用天時地利者故曰不如非謂天時地利可盡廢也須括盡通章意乃合

得道者多助

和人須以道前人和已有得道故此曰得道者正領故曰神脉多助要反委去印順與戰勝意蓋不助不足爲人和也

我非堯舜二句

若說陳堯舜便是自說須說非堯舜乃是說齊人不

身說
二卷
敢正敬字更須印不赴召意乃是陳字真象

天下之民舉安

要說卽齊以安天下又要說卽王以用安爲天下不
得不愈望王若脫齊使無把柄並章脉亦失矣

夫道合下節

道可見性不可見故下卽拈丈夫及爲字師字引成
關等正是稱字更以見稱堯舜不自己始也

夫道一而已矣

須于啣醒處討神稱堯舜便已就道論性故着夫字

一者所謂真正路頭更無第二路正須狠力下手若仍說性無不善便非

民事不可節

民事外便無爲國須發出關係鄭重意引詩是誦言非証說見有周盛時咨嗟告戒者惟此民事若認作田家作苦便去爲國遠矣

聖人之憂民如此

須揭出聖人二字陳相知聖人之政不知聖人之憂勞心迫切憂字內已有了如此正是喚醒所謂聖人

因如此憂民非如彼並耕者也通章神脉乃為靈應

為入下句

仁字須從勞心中剔出要發得為天下處紆迴懇華
仁字便透又須拈若字忠忠便可打照若得人作用
前已道過正不得復為舖張耳

悅周公句

學從悅生悅則必不忍棄矣周公仲尼而外尚有何
道故陳良之悅天下萬世之悅宗也更須打着悅許
行意方合

若天下之廣居

不要說居如何廣只要說廣如何居非真有特操不能便語語打着行儀卽語語爲題開生面矣

行天下之大道

須語語覩住行儀所以能行大道處便一言抉出若第舖陳大道行處便失神脉

由是觀之二句

不見諸侯原是養不是已甚所謂無限經綸胥于此出徇世則所養盡壞矣故卽兩賢所言特爲拈出君

子字正不指定爲是

繼之以不恐句

須在仁政上發出繼字。正是所竭之心思。頒布人間流傳後世。不啻有緒可繼。所謂先王之道與法俱在此。方盡題神。

聖人人倫句

只發得聖人二字。出人倫之至。便一語通透。又須捉得仁字法字。所謂有聖人而人倫藉以各盡。若單在聖人身上。脉固未盡耳。

二者皆法句

堯舜何以能法正。湏有仁字盡字在而已矣。直是至字更說到猛省警策處。並仁與不仁之神亦傳矣。

其身正合下

湏說得是。反求中精神。勿說似反求外証驗。方是其字神脉。方是永言。若作直截了當語。詩何以味多福于配命耶。

人有恒言簡

若曰家國天下便逆推上去。曰天下國家直順推將

來明乎天下本國國木家家本身又何待言在只一
在本無二本大結聚處開口便已道出人何得習而
不察也

仁人之安二句

要發人能居不可不居人能由不可不由方關暴棄
意盡又須拈人字重喚人字醒斯全題畢現矣

人人親三句

人人外無天下親親長外無平只換襯的邇字易
字靈應如意便是寫照若實實拈發神脉胥失矣

仁之實全

要說得是實字不是本字只拈出事親從兄切近精
摯處仁義智禮樂塗無不一以貫之矣若從仁義等
發脉便非

智之實三句

弗去方是知須發得像實字又像是字然以二者盡
智非以知盡二者若順題便多誤拈認主于實始有
挈領處耳

先聖二句

聖同則揆同故曰其揆非聖則直是意見趨向耳是以先後皆曰聖明是个一字故跌過首句無透法亦無是處矣

人不爲節

須認所有字斯爲本領淵微處若堅定擔當說話則直是爲不爲耳爲文類多泛泛正緣有字未覷破也
大人者不失節

須是論大人非論心纔

神脈又須知不失

正非有加學力作用俱在人所以不能爲大人者求

加于赤子故也

自得之六句

自得正是得原故居安資深逢原一齊俱有湏語語
說出本領却語語說出學力乃爲深造以道神脉若
卑照木翅兩頭俱無著處便非

博學節

湏是反說約非反約方爲詳說直是說約方爲博約
一貫詳說處正不得廢似說詳則說約便合下卽是
矣

以善養人

要及照以善服人說養字便語語透宗語語痛快若實拈養字以字便入癡路直是從以善養人說起耳豈非憤憤

君子存之

君子照舜等存字要緊到大關係處直是幾希一脉併世宙不廢絕不類修証語脈所謂惟君子能存非以存爲君子也倒拈一語便非

舜明于庶物節

直從庶物人倫說起。正好看存字。若要像舜明舜察。由仁義行便不說自透。總是凡有知行無非幾希。意生安說話無干。

立賢無方

虞夏用人止于世族。立直是特起意。所謂敷求旁招。非無方不成爲立。非立賢不成爲存。所以帝王無非用賢而獨于湯拈出。

文王視民二節

幾希不着在民上。道上通達上。益覺恍惚難憑。故如

傷未見不泄不忘又復愈實愈精心法治法俱在所
以爲君子存之

周公思兼二句

帝終而王統開王終而相局開若非陶鑄三王設行
四事幾希將至滅沒于人間周公所以爲施者
直不啻以研深爲存存耳

如智者二句

無事正利字其所正指性行其所無事直是見性真
作用處亦大者性完而智亦大非以智盡性也金亦

行亦字正非照禹直是率性真光景湏字字撥喚始
為傳神

君子以仁存心

湏要碩盡全神直是合天下後世以見吾仁合天下
後世以成吾存一切人情物態總不為動方是君子
異人處虛實吸應正惟得心者傳之

非仁無爲二句

非仁非禮正忠所從出無爲無行湏發出自友無已
存存不懈踴躍滿志真精神處若直說爲仁行禮便

非

禹思天下四句

只拈得常字出由已字便出所謂君不任則由君相
不任則由相禹稷非其世庶思字出字出而顏子已
脫然于餓溺外矣

堯舜與人同耳

正是言必稱堯舜宣回喝出打破千古疑團湏從爲
人處說同字方入爛字竅眼又須語語說堯舜却語
語是自說若以堯舜形已便非

一介二句

一介要從堯舜授受看來不以與人要人人皆合于道不以取人要無念不令于道所爲先覺覺民正己正物已畢于樂道中矣方傳通章神脈

吾豈若使是君二句

要從兩哉字模寫巽巽真神爲堯舜正是合君民以成樂然不日期以堯舜直曰使爲堯舜此中本領作用正不得一毫遷就直是正己以正天下意乃合

其自任何

是言
如此直是別發語氣須要認自字所謂以樂道當先
覺以先覺當天意非人不能分正已不敢輕逼真重
天下以重吾身精神處斯爲得之若單說任天下何
意

孔子進以禮三句

須要發兩以字直是必不可無意人言得失孔子言
進退至得不得亦曰有命耳始知造命說話反爲進
退開便門又須語語打照不苟主意方見

孔子聖之時者也

直是聖心圓徹無一毫凝滯意于上印伯夷等于下
印智字若從時及與時偕行說話猶未足語孔子耳

孔子之謂集大成

要說是以大爲集若借彙成大孔子生夷惠前將不
成其爲孔子乎是以出無不宜正成無不備直就時
上看出集大成孔子祇自成爲孔子而已矣

友也者何

須印合通章意發不得單作儕輩說話友也者三字
要拈得重研得深友德便自了了所謂君臣上下正

不得拘而麗澤之益始收耳

人無有不善

要說是善有一定不是說善無不同有字正性字直是天之所成非人之所爲將上下意俱已吸盡方是

詩曰天生節

拈天字便指出性根拈道字便指出率性拈詩曰及孔子便告子金或曰立破矣秉夷是性好是情能好是才着故字必字介乃若乃所謂口角俱傳矣只模擬點証便也

心之所同然三句

謂字正人人所同者正然字真象全要在何也處喚醒撥動得呼寐使覺真光景使語語傳神若呆發禮義故着手已索然矣

聖人先得句

直是說同不是說異所謂得有先後然無分別真个喚醒陷溺使轉頭仍爲聖人若在生知等括先得便癡矣

學問之道節

以求放心盡學問非謂學問盡下求放心以本章論
心非論學問故也

其字正好看知字知心從何處放便知放從何處求
上曰不知求已早道破其字矣

養其大者爲大人

無害便是養養大者便是善養正須從已字考字得
來故曰爲大人須勿著一渾成寬緩語乃是

先立乎其大者二句

止不外能思先者直在物欲未交時做工夫故立大

而小不能奪逼真從字更須剔出則字抉微萃要斯語語到家矣

令聞廣譽施於身

從身施不從人加便是有貴于已直以聞譽作貴字正見勢在而名穢不第失已金不得爲貴耳

夫仁亦在句

要說仁的好處非是說爲仁工夫故夫仁二字本領作用俱在正照種美剔發第然而仁無餘蘊若呆說熟之便夫却來脉語氣矣

行堯之行

求行于子不求行于堯故首拈子字又曰歸而求之此爲字真訣若只在堯上尋行便是堯舜可爲非人皆可以爲堯舜也

者何也三句

仁字直是未嘗忘上下意要在趣上說不在名實上何也及曰字正躊躇調劑苦心分照下微罪苟去隱畏迴環無已亦字精神並傳矣若一口叫過便無筆不索然耳

盡其心節

總只天命謂性能完吾心分量者未有不知性知天
要是拈性天于心非是遯心于性天只語語說到實
際的確處乃爲合派

存其心養其性

性不升心存正是養意有通屬語無側落安還題面
又要不得題埋斯上下神脉俱合矣

存須拈在心上養須拈在性上安頓位置正是盡心

真種

萬物皆備全

惟備物存萬故樂莫大惟物備于我故求莫近及身
強恕正求在我者若非萬物皆備又何從誠何從行
乎只拈得皆備透便無語不透矣

湏得指點形容意若緊深一語便墮此題坑塹耳

尊德樂義

試看當日好遊章所尊所樂何物則德義正不可少
且德何以能尊義何以能樂本領作用俱在故可爲
士並可爲古人通章神脉通現矣

達則兼善天下

仍要說得是達不離道方是引宋怪不是說古人更要說得兼善而我不與方願得巽巽真景象若呆說本題便去章脉遠矣

上下與天地同流

流字正自然景象直指出皦皦真種天地以不貳爲不測君子以天德爲王道皆若此若說神化無所不到却是四方與天地同大只緣願小補二字誤耳

仁言不如仁聲全

要在辨王伯上說。須知仁言不如仁聲。所以仁聲正有辨。故善政善教皆仁處。畏愛皆可以致聲。處而得財。得心不同。則王伯辨于此矣。故首節穿插綿合此題。遂無復棘手處也。

無欲其所不欲

所不欲卽在衆欲紛馳時。仍自醒解。第須無欲便自直捷了當。本領工夫俱在此。若喫力一語便非。

有安社稷臣者節

安社稷臣正與忠臣良臣不同。要發在討賊遠猷。

動聲色處悅字逼真不安不能已意須要兩者字出方是論臣品不是論心全章語脉乃合

君子所性仁義節

盡性功夫在君子內已有故曰所性根心等只要模寫所性可欲可樂處仁義及面與背等點作廣土等對照非泛爲種種形容也

易其田疇二節

要說成生財大道不說似理財樣子方印合聖人治天下處更說出可使富不可勝用是何景象所以使

等是何意念庶民仁與仁民畢現矣

聖人治天下

渙發得裕天下意方照得上段渙發得仁天下意方
印得下段渙更像聖人二字方是治天下而天下已
無不治矣

孔子登東山全

非是說孔子大處正搜剔孔子根本爲志道下手處
故語語說上達渙語語說下學斯東山泰山有術有
明皆曾緘而登有不必達之象所以成章並不出此

乃爲願學真訣也

其君用之四句

川從二字要說得是居是國不是仕是國所謂用其
言不必行其道從其教不必需其治而安富等各若
此正功不可測處當日情事乃合

居仁由義

居由便是以事爲志非以志見事須明得非處淨乃
是仁義湏無一念一事非仁義乃是居由上下神脉
庶吸應盡矣

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非說聖人踐形正說人不可負形惟字然後可以字
湏實實說在盡性上方是引人不是沮人所謂盡性
只在踐形上做更已明白道破矣

君子引而不發節

雖如要說在不發中中道要說在雖如中立則不可
改從則不必改弟引之而高美已無不可及湏語語
印合上兩段則指點接引神脉俱備矣

當務之爲急

急當務以一事盡衆事非以一事遺衆事也乃是務字須要得洞晰惟精更要得作用惟一方是當務爲急不是知當務爲急蓋非務固不得爲知耳

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要知是論仁不是論道要知是卽人以言仁不是卽仁以合人蓋人便是道仁者人也便是合而言之仁所以爲道在此仁非人不附非人不現有人而仁已盡責成意亦在此矣

口之于味全

湏說得性只一性命只一命食色等性也而天命謂性則不得以生之謂性夫安得不盡性仁義等命也而繼之者善則不謂性外有命矣安得不立命湏躲得食色性也及有性善有性不善乃入此題真種

聖人之於天道也

說天道于聖人便有命無性說聖人于天道便謂性不謂命語意位置原自與仁等不倫正不得誤拈一語耳

可欲六節

美大等俱從有諸已來方是負不可然須說善信處
印合下段說美大等根照上段庶題神綿合若第逐
字舖陳何意

人皆有所不忍節

要認兩所字直是仁義真種達之所忍所爲正施有
本惟有則吾性具足而取譬不遠仁義尚有餘蘊乎
須說得周遍又說得直截乃是

君子之守節

守者非以平天下之事置于身外正以平天下之精

握于身中則修身直本領作用已盡而天下有不平
乎若空說修身及多拈天下平皆未認守字耳

經德不回

就經德說性者榜樣便見性爲人人同具正不必拈
定堯舜語意乃肯

從性說經德便語語勝要若從經德說性便語語嚼
蠟此透法亦正法也

經正句

經正要說在反經中庶民典仍要說在反經中須要

似而非者不得竄入中行則進取不爲真性自無人
不有鼓舞生動意庶語意括本章盡尋龍脉真耳

若孔子句

之字直從堯舜來知爲一貫聞豈耳傳須發出以道
兼治以師兼若更須發出接無始傳無盡始得若字
語脉如直與湯文一例正不足語生民未有之孔子
耳

四書題說二卷終